

雌
雄
劍



康熙
七
十二月

十一月
一日再版印刷
十一月
十日再版發行

◎ 武俠小說 雌雄劍 ◎

(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二段九一號)

編輯人
葉光華

(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)

王餘祥

發行人
人

史光志

(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)

印 刷 所

東都印刷局

發行所
大東書局

(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九號)

版權
所有

小俠說情 離雄劍目次

- 第一回 謄紫氣術士識星文 脫藍衫少年領鄉薦
- 第二回 蕭先生遺書別公武 徐夫人夢劍產青萍
- 第三回 弱女墜淵長蛟躍水 老翁冒險猛虎投林
- 第四回 一雌一雄劍隨盜去 疑真疑假人爲書來
- 第五回 入盜窩趙公武止宿 吃壽酒陳龍臣許婚
- 第六回 久拔談對面成婚約 大計畫一意絕強徒
- 第七回 尋客寓忽逢蕭翼之 央內親得通徐霞客
- 第八回 把酒議婚冰清玉潔 拂衣探險虎穴龍潭

雌雄劍目次

二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九回 | 絕世英雄陷入土室 | 第二俠女跌下危樓 |
| 第十回 | 救趙鍔兩女顯英雄 | 喪黃璉強徒忙會議 |
| 第十五回 | 小團圓待漏四更天 | 大聚談赴宴三條巷 |
| 第十二回 | 捉偵探將機就計 | 取寶物得雌遺雄 |
| 第十三回 | 陳鮫珠放火出重圍 | 黃金鑄挂頭洩積忿 |
| 第十四回 | 莽英雄賺出金華府 | 奇俠女惡戰龍鱗山 |
| 第十六回 | 打殺盜魁趙孝廉用武 | 傾陷名士刁知縣捉人 |
| | 雨驟風馳揭開金幕 | 月圓花好完結新婚 |

雌雄劍

顧明道著

第一回 謄紫氣術士識星文 脫藍衫少年領鄉薦

玉股雙飛化白龍，虛空探爪採雲從，縞衣雲練仙人影，倒削蓮花卅六峯，公子翩翩繡虎才。[○]龍淵匣放歌哀，稱心豔福生戎馬，幕裏芙蓉下鏡臺，

只兩首小詩，不知何人所作，著書的因寶劍上關係，就想起一段奇俠烟緣，只姻緣是天作之合，不假人爲，說來話長，記得吳越春秋，詳載了一段故事，說是吳王闔閭好劍，訪得吳人干將會鑄劍，只干將與歐冶子同一師傅，爲鑄劍的能手，他雖採五山之鐵精，聚六合之金英，候天伺地，陰陽同光，百神下降，然後開爐鼓鑄，無如只鐵精同金英，不能融合一氣，歷時有三月之久，不得成功；只干將急得沒法，其妻莫耶很有見解，說是神物之化，須人成功，不犧牲個人生命，不能成就只無上上利器，於是自斷莫髮，自剪其爪，投身爐中，預備著三百個童男童女，一時鼓橐裝灰，甚麼叫作鼓橐，不過拉起風箱，使火焰壯旺罷了，果然不錯，莫耶的軀壳^即燒化，所有靈魂，就與金鐵融入一氣，其時鑄成兩劍，一是雄劍，上作龜文，名爲干將，又號龍泉，一是雌劍，上作漫理，名爲莫耶，又號泰阿，書上交代明白，干

雌 雄 劍 第一回

二

將收藏過雄劍，但以雌劍獻與吳王，後來如何雌雄复合，兩劍并在一起，著書的疏於考據，那就不甚清楚了，到了晉朝記得又有一部書，叫做甚麼豫章志，書上說出個絕大通品，無書不讀，無物不知，名叫張華，只張華張先生看見牛斗之間，常於紫氣，以問雷煥，只姓雷的精於象緯，便知此是劍氣，當在豫章豐城，張華就派他去作豐城縣令，果於豐城獄底，挖到一個石函，開函一看，却有二劍，明明刻的龍泉泰阿，不消說得，龍泉就是干將，泰阿就是莫耶了。用南昌西山的泥土來擦磨，光鋒異常，當時留下莫耶雌劍，將只干將雄劍送給張華，張華一笑，說只種神物，雖離必合，又別用華陰山土磨擦，尤爲光采奪目，過後張華遇害，雄劍不知下落，雷煥死後，其子佩了雌劍，經過延平津，那知只雌劍忽然躍入水中，當喚善泅水的下水求劍，只見兩條白龍，在水底廝鬪，從此雌雄二劍，不知所在，現在福建延平府有條大河，名爲劍溪，就是這個故事，著書的徵引故實，絮絮聒聒，我知看官必然煩惱，且以爲今日武器，最軼利的莫如槍彈，甚麼後膛槍，甚麼五子鋼，那一位軍官，那一位將弁，不佩置腰間，說用就用，還有甚麼炸彈，一擲即炸，一炸就不可以收拾，唉，只些利器，不過是搬出來嚇鬼，膽大嚇膽小，要說是拿他殺人命中，投無不利，只句話是很難不住的，（至情至理不盡言談）諸位不信，現在學校裏面，於器械操兵式操以外，非常提倡拳術，練習武器，甚麼槍刀棍棒，峨帽刺，虎頭鉤，三節棍，七節鞭，使用的非常純熟，保存國技，正

所以實習武功。我著這雌雄劍的小說，非是借只寶劍敷衍門面，做個擺式，掛個幌子，要曉得劍仙劍俠，稗官野史上傳說的奇奇怪怪，來若彩虹，去如掣電，那些事迹，是定然有的，記得前清雍厚養死士，好收奇才異能，爲已效用，其後生命斷送於俠娘魚娘之手，魚娘即魚壳大盜之女，俠娘即呂晚村的孫女，二女皆以劍術鳴一時，魚娘不知所終，聞俠娘醉食煙火，猶往來人間，（按本書徐青萍從學劍術張本）這些逸聞軼事，大都耳熟能詳，現在我要將一雌一雄的寶劍，敘述出錢離錢合，錢出錢沒，做作只段奇俠姻緣，俗說，無針不引線，無巧不成詞，我們江蘇江寧府屬有個句容縣，四圍皆山，城南三十多里，有個大大的湖，叫做赤山湖，湖以南有個大大的鎮市，叫做天王寺鎮，只鎮市很爲齊整，人煙稠密，甚麼開張店鋪俱有，單講只裏有位紳士，姓趙，名邦直，表字古愚，性情豪爽，娶了一位夫人鐵氏，亦甚賢淑，所生子女，多不能長成，夫人年近四十，膝下仍虛，古愚到不甚作急，單是鐵夫人望子情殷，不免做些善事，向各廟燒香，就只天王寺的功德，一年很要花費些銀子，不是做小說會說神話，引起社會的迷信，偏偏鐵氏到四十歲，竟懷起胎來，偏偏到臨生產的時候，夢見神人，引了一位衣冠奇偉的丈夫，眉目清秀，腰佩著一口寶劍，大踏步闖然入室，一覺醒來，腹中作痛，隨喚穩婆，不消一刻，竟產下一位公郎，古愚見了，自是歡喜，因臨產有衣冠佩劍兆頭，乳名就叫做劍兒，官名叫做趙鍔，表字公武，三朝滿月，循例徧請親友，垂

雌 雄 劍 第一回

雌 雄 劍 第一回

四

老生男，自然是愛若掌珍，寶同拱璧的了，頗耐只劍兒聽敵非常，七月辨之無，三歲識風丁，到了四五歲時，那字方就認得二三千個，古愚非常高興，就找出些童讀四書，唐宋元明雜詩，胡亂教授，那知一教便會，一會便強記不忘，有記性即有悟性，六七歲便會屬對，一日溫理論語，古愚以上下論三字屬對，劍兒即應聲說雌雄劍，古愚大為奇異，便笑說，劍是樣用物，那理還有雌雄鳴，劍兒說，雌名干將，雌名莫耶，爹爹前日會講給我聽，今日說沒有雌雄，我到要請問爹爹只個……（小兒利口却借此闢合本書作意）古愚被只一駁，非常得意，忙極口說，我兒講的不錯……當即取出一個羊脂白玉雕就螭龍回抱的佩件，賞給劍兒，說甚麼雌劍雄劍，眼前尚未出現，比如有了寶劍時，兒可將此玉繫在佩繩，做個附屬物品罷了，劍兒受了，隨歡喜的收藏起來，（爲得劍張本）光陰易過，劍兒入塾讀書，所受業的無非是飽學秀才，斗方名士，轉眼已是十三歲，那時八股詩文未廢，居然下筆縱橫，奇思橫溢，這年出應童子試，不消說得，縣府院三考皆列前茅，進了個學，不獨古愚夫婦興高采烈，就是親戚朋友，沒有個不啧啧稱羨的，那知喜極悲來，只日古愚往親友家宴會，正在高談闡論，忽然眼睛一花，頭部一暈，登時禁口無聲，身子就軟攏下來，急請醫治，醫家說是觸邪中風，不可救藥，肩昇回家，已是痰湧氣絕，可憐鐵夫人和只兒子趙鐸，直哭得一佛還魂，二佛出世，趙府的遠親近鄰，和一班男女僕婦，拉的拉，勸的勸，所有棺木衣衾，自然是趕緊

辦理，男僕中有個趙能，伏侍主人多年，年紀五十以外，到還誠實可靠，主母女流，公子年輕，總是他裡裡外外，料理周到，三七開喪六七設奠，和尚諷經，道士設醮，只些事體，趙鍔原不以爲然，無如做兒子的道理，處處要體貼親意，鐵夫人要怎樣辦，他就怎樣辦，好在是家道殷實，就花費些錢文。也不算甚麼。年終擇地安葬，原來趙氏祖塋，已無餘穴，只擇地一事，很爲難的，原說句容四圍皆山，東部只座句曲山，由北而南，簡直接着安徽黟山的山脈，很長很長，只山或高或下，奇峰聳翠，峭壁剝青，天陰時雲氣騰騰，不辨山頂，天晴時遠岫近岡，層疊如畫，山的名目極多，南邊有座丫髻山，雙峰并立，形勢幽秀，據說劉青田先生到此，非常賞鑒，說是五百年後，此處不生異人，定產奇物，甚麼緣故，因只座山隱々含有瑞氣祥光，將來定有寶物發現，巧巧只個時候，趙鍔找了位堪輿大家名叫郭仲景，只仲景先生看到只處山脈，遂同趙鍔說，尊翁靈柩，可以安葬於此，此座地盤，不獨風水極佳，而且鬱鬱葱葱，含有靈氣，趙鍔說，管他甚麼靈氣，只要死者入土爲安，當找到地主何姓，言明地價，立了契紙，自然是銀錢現交，仲景先生取出羅盤，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瞧準龍脈所在，定了個穴位，畫起灰線，列位，要曉得畫只灰線，是專爲依著線路，開挖深坑，只個深坑，葬送了無量恒河沙數的人物，凡我同胞，到了一口氣不來，總要借重只深坑爲藏身之所，葉落歸根，賢愚一概，就是只個說頭，一客不煩二主，趁此就將安葬日期，由郭

先生揀定，一方面預備殯葬事宜，不無延請僧道，驚動親友，又有一番手續，一方而開工動土，由何姓墳佃找了些粗笨大漢，攜帶鋤鋤，就依著前畫灰線，一塊一塊的泥土築將下去，築了三尺來深，有一個大漢，使盡猛勁，一釘爬築去，忽然火星迸發，掣了一嚇，釘爬一鬆，一個劬斗，同夥將他扶起說，你看見甚麼，那大漢喊說火……，就有人向深坑一瞧，說甚麼火……，明明是一塊白滑滑石頭，我們大家動手，只石板以下，必然是窖著金銀，只一聲嚷，七手八腳鋤鋤齊下。一霎時挖出三尺多長的長方石函，大家摸不著起縫，石函上還有幾個大小篆隸，鄉下人正楷且不認識，那能認識只篆隸，就有明白事體的說，我們不必疑神見鬼，報告我們趙家少爺，一定還給點賞號，有的說是啊……，只邊仍舊開井做塘，就有人報信趙鈞，趙鈞叫來人好好安放一邊，明日靈柩安葬，當得驗看，不消說得，次日趙古愚到柩發引，循例用些鼓樂執事，親朋執佛送葬的，亦復不少，到了上吉時辰，埋棺入土，自有一番忙碌，安葬事畢，然後趙鈞取出石函，只見函面刻著龍泉兩個篆書，脅張羣識四個八分隸書，深為奇異，說只二三千年的希世寶物，那有埋藏在只座荒山的道理，莫非是個贗鼎嗎，（疑所當疑越真越要疑心）既而一想，如係贗鼎，必然由一般骨董家抬高價格，向我索價，豈有埋藏只深山窮谷，由許多頑蠹鄉愚，胡亂挖出，或者那郭仲景有意為之，他證明他眼識之精，技術之奇，亦未可知，（所疑亦在情理）但有一層，只石函又圓圖無縫，不知裏面可裝的

是龍泉劍，如果不是龍泉劍，他又何必施這樣狡猾伎倆，如果是的，他又何必下只樣
大大的資本，就是鉛刀當做寶器，畢竟以假混真，還要有些衝撞，越想越疑，越疑越想。畢
竟趙鍔胸襟豪爽，同墳佃索取過一柄砍柴的斧子，說也奇怪，只砍了一下，那石函就分做兩
開，呈露出一柄三尺來長的寶劍，却有個似銅非銅似鐵非鐵的劍函，只劍函上斑紋陸離，彷
彿雕刻着龜龍形狀，趙鍔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說如果是一口鉛刀，何取這奇古的裝飾，伸
出那雪白手腕，捏定螭頭劍柄，漫騰々的抽掣，才抽出寸許，便有冷颼々的寒氣，精湛々的
寶光，射入睛目，趙鍔喝一聲好，儘力一抽，好似蛟龍出了深淵，只差些鱗爪，他便要飛舞
起來，只個當兒，鄉間粗獷大漢，擠塞何姓的屋子，一見只寶劍出匣，各各走開，推他們的
心理，生恐犯着鋒鏃，不是皮開，定然肉綻，趙鍔端劍在手，連連贊了聲好劍……，斷不是
膺鼎，斷不是鉛刀，看了看收入劍匣；隨即稟告鐵氏夫人，原來鐵夫人送柩安葬，早曉得地
底裏挖出石函，現在趙鍔得劍，早記起臨產那天，夢見衣冠丈夫，佩劍入室，（照應上文筆
意完密）只個兆頭，却不料應在今日，因鍾愛兒子，又不免想起亡人，轉喜爲悲，淚如雨下
，趙鍔亦感動天性，大放悲聲，一班親戚僕婦們，且勸且慰，說時候不早，催促回家，鐵夫
人帶領兒子回家，不消說得，自然是料理善後事宜，光陰易過，趙鍔在只三年守孝期間，仍
然閉戶讀書，勤習學業，不時踱過天王寺，同寺僧法慧談々，偏偏只法慧是從河南開封府來

的，他的師父日超和尚，本是少林嫡派。會打一套羅漢拳，兼精通劍術，衣鉢相傳，所以這法慧亦懂得些門路，趙鍔常常叨教，做和尚的那有不恭維施主，而且姓趙的這施主，在他這廟宇上花的銀子很多，竭力奉承，將生平真寶技能，一縕腦兒傳授這趙鍔，論趙鍔的文才，是筆底下橫掃千人，~~趙鍔的武藝~~，又有了方外師傅，憂憂獨造，這樣秀才，莫說是百中選一，千中選一，就是一萬個人中，也沒有這豐姿颯爽，氣宇軒昂，說文就文，說武就武的俊品，服滿以後，適直滿闈鄉試，秀才的科考，已來不及，就由學裡起文，照章錄遺，不消說得，遺才是錄取的了，其時科場變例，八股已改爲策論，不恭維他，三場文字，精采煥發，到了放榜這日，泥金報捷，就高高中了第十三名舉人，鐵夫人這場歡喜，自不必說，就是這個趙鍔，也覺得興高采烈，諸位要曉得讀書人，沒有不巴望功名的，多少白屋窮儒，覺得秀士，趕考了一輩子，鬍子頭髮考白了，考藍扔壞了幾隻，這回是名落孫山，那回是劉蕡下第，提起科舉，沒有不頭疼的，盡管頭疼，到了大比這年，仍是趕考，殺不退的苗蠻，要算我們書中朋友了，趙鍔一考就得，毫不費力，其中甘苦，焉得而知，今年是一十七歲，就有趕勢利的替他做媒，東家說姑娘人品好，西家說岳家陪嫁厚，這些話很膩煩的，發來庚帖，帶誑說有一大搭子，依鐵夫人便要將高就低，無如這趙鍔立定志願，非得一人才程度與自己相當，不結這回姻事，鐵夫人鍾愛佳兒，又因他年紀尚輕，暫不作急，稍等再說，轉瞬開年，趙

鈞要預備進京會試，早與省城裏一起同年約好，家人趙能，自然是派他跟隨，路上好有照應，一般親友，忙著替他餞行，東家辦席，西家備酒，那知飲食衛逐，鬧得五臟神不能安靜。肚子裏竟水瀉起來，起初還不介意，漸漸的發寒發熱，瀉痢不止，延醫診治，病甚綿縳，逼近行期，只好函致同年，屬其先去，俗語，好事多磨，到得病體全愈，已過了會試時期，只因這一挫頓，那進士翰林名目，從此遂斷絕希望，苦變緣故，因此時詔廢科舉，改辦學堂，以後讀書人的出身，就在這一紙畢業文憑了，光陰如駛，年復一年，這時趙鈞又讀了許多的書，文思益發進步，對於交遊上更是瀟灑不羣，每有宴會，輒放量豪飲，酒後耳熱，便掣出那龍泉寶劍，舞弄一回，著書的慢點，他這龍泉寶劍，難道是隨身法寶嗎，諸位，要曉得人所鍾愛物件，無時無刻，不可離開，古來會彈琴的，總有個短童，替他背著琴囊，會舞劍的，也有個短童，替他背著劍匣，趙鈞得了這口龍泉古劍，早將他父親在日賞他的那塊螭龍回抱的羊脂玉，用了錦繩，繫在這劍鞘上，一日都要舞弄幾回，出去都要攜帶，他時常發個癡想，說世間發現這龍泉，必然還要發現那泰阿，昔張華說是神物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我今日祇得其一，難道那一口劍，還會插翅飛來，抑或另在一人身邊，要我這劍去會合他咧，（激射下回文心靈敏）這日在家靜坐，忽從郵政局遞過一封快信，後面還書大至急三字，題上加圈，知是緊要，欲知信從何來，其中有何情節，且看下回分解，

第二回 蕭先生遺書別公武 徐夫人夢劍產青萍

說這封快信是從江寧省城來的，這發信的人姓蕭，名鵬，表字翼之，是個副榜，也算與趙鐸同年，爲人交遊很廣，聲氣很通，嫖界賭界，都還有點局面，憑他儘力拉龍，竟在總督衙門裏占個席面，內部因新政發生，要找一位有新知識新政見的進來幫忙，薪俸約著百元，其時蕭鵬就推薦到趙鐸，一來因他是個舉人，姓名漂亮。二來知道他家道殷實，在財政上可以得些通融，俗說，人的名，樹的影，新簇簇一個舉人，自然是到處歡迎的，姓蕭的得了同意，就寫了快函，寄與趙鐸，此時趙鐸在家，已悶坐久了，靜極思動，要出外見見世面，難得有只個機會，就稟明鐵氏夫人，只鐵夫人雖是鍾愛兒子，頃刻不能離開，但得督署寵招，此後騰達飛黃，是說不定的，省城又離家不遠，便叫趙鐸先行函復姓蕭的，早晚便可擋到省，不消說得，趙鐸自然依照辦理，復函去後，隨即招呼老僕趙能，家務由他料理，自己却帶個健僕趙敏，身邊使用，部署已定，這日便拜辭母親，離家到省，會著蕭鵬，不無說些感謝套言，蕭鵬早在督署裡替他留了一所潔淨房間，與自己房間靠近，要曉得督署辦公，不過是個名目，其實日行公事，無多緊要，趙鐸筆下飛快，除得自己應辦的文牘，還要替姓蕭的代勞許多，姓蕭的財政不時缺乏，屢屢通融，趙鐸賦性豪爽，只要自己有得，總可拿出去用，然若狂

嫖惡賭，是極不贊成，蕭鵬不好兜搭他，而又不敢勉強他，這趙鐸於公務閑暇時掣出那龍泉寶劍，舞得呼呼價響，唐詩如李白杜甫的歌行，衝口即出，口頭罵人，只用鼠輩二字（罵得的確罵得典雅）就是這姓蕭的，也被他罵過幾次，總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不上兩月，蕭鵬辦理的公件，却鬧出一個岔枝，內部很有閑話，姓蕭的覺得立脚不穩。兼之嫖賭上渾身債務，意在敲趙鐸個大大竹槓，好另尋門路，一日笑嘻嘻的踱進趙鐸房間，說兄弟今日有件事，與公翁商量，兄弟原捐了個候補知縣，分發浙江，只領應到省的費用，須要四五千元之譜，急切籌措不出，擬請公翁幫個重忙，趙鐸定一定神說，只宗銀子，原不算甚麼，若論別事，儘可通融，若講到花費銀錢，去買官做，資本下得大，地皮必捲得兇，非是我門縫子裏看人，瞧你不起，我覺得現在官僚，都是些鼠輩做的，不抓這印韁子，便蠅營狗竇，無孔不鑽，那一撮屁搢臀的樣子，萬看不下去，比如僥倖得差得缺，一方冷銅到手，十個州縣官，就有九個把這顆心擺在夾肢窩裏，俗語，有錢得生，無錢得死天下營業可做，只種官僚營業，是萬不可做，君子愛人以德，我借只宗銀子與你，不是疼姑娘，轉是害姑娘了，姓蕭的被他只番搶白，此時身子好似浸在冷水裏，活動不得，勉強說了一聲，倒叨教了，趙鐸很不過意，說翼翁如有他項須用，兄弟身邊還有二三百塊錢，不防取去，蕭鵬一想，大得大宗，得點小小借款，也有用處，便接口說，使得使得，趙鐸開箱去取洋錢，巧這寶劍掛在床頭，劍鞘上還繫着螭龍

雌 雄 劍 第二回

一一

回抱羊脂白玉的佩件，蕭鵬印入眼裏，心裏想了一想，暗說這件東西，倒是無價之寶，我敲不到他的竹槓，我何妨把只個頑意兒拿去盤桓……打算定了，那裏三百塊洋錢，也和盤托出，蕭鵬收了，隨口說聲容日歸趙，也就走了，從這日起，姓蕭的便不到署辦公，有一天忽然寄一封書，來約趙鍔於明日星期在清涼山掃葉樓煮茗相候，定午後二時，署名下還用了翼之小印，趙鍔得書，即給了回片，心下想只姓蕭的事體已解，到底作何圖謀，我應去慰藉一二，且清涼山風景絕佳，久困案牘，亦須洗滌塵襟，劍到不必帶去，他要笑我隨身法寶了，次日過午，趙鍔即坐了包車前往，那知趙鍔才出署署，姓蕭的早躲在一旁瞧見，知道是個空身，寶物並未帶去，當即趕進督署，門口衛軍因是署內文案先生，不敢攔阻，踱進裏面，趙敏起身回說，主人已經出去，蕭鵬笑說，你家主人脾氣很大，他要賣弄他的寶劍，在人前比較雌雄，他不好意思回轉，叫我替他取去，我好像做他的服役一般，說著，竟到房間床頭那廂，解下寶劍佩玉，并丟下一封書函，趙敏怔了又怔，意欲攔阻，又不好意思，意欲跟隨他去，又覺得主人叫我看守門戶，房間陳設儘多，如有失落，誰負責任。一沈吟間，蕭先生已大踏步走了，只邊蕭鵬嫌去只龍泉寶劍，自然趕著火車，有他的去處，暫不提起，單講趙鍔坐上包車，不一會工夫，已至清涼山，一步一步的步上山頂，登了掃葉樓，原來只掃葉樓高可百尺，甚麼真愁湖，甚麼雨花臺，甚麼隔江諸山，皆罷列眼前，登樓一望，合作杜工部詩兩句，盪胸生層雲。